李相國集 卷十六終

後集
詩賦序記
雜議
問答
書表
雜著
墓誌
誄書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

古律詩五十八首

詠春雪得二絶

似怯陽和落細微我言何必怯春爲春光尚早
花開晚未害將花補此時

梅詩遲遲已罪春喜渠先放玉花新禁花開後
方吐蕊莫遣園英有曠辰

奉和王太子元日　令製并序

某退居已久未聞元日有　令製元日已
後方馮人得覩盛製因大慶伏望日新

藻翰秀發實社稷無疆之福也雖在老
老不勝杯舞顧讀頌之音不覺出吻謹依
韻和成四首呈于舍人左右云云

祝聖壽二首

更籌壽五點報王春酒泛椒香上壽新庭鵷鷺賀班
旋舞袖宮闕鶯慶席奏歌啓物生雖自天機密乳
育全歸一般人 聖澤均四海同歡由我代勿言今古
天錫皇齡的萬春請從今歲始稱新仙香入杏
催紅類羯鼓敲萬雷督綵辰昌草木無心何自識乾

坤化物本来均老少雖老情猶在直把南山壽
一人

祝令壽詩二首

此是花山第幾春東風首入震闡新宮鷄未鼓
司晨古禁鶴先呀祝壽詩啓都爲民安和氣洽不
須戶勸笑聲均眼前誰表長生慶四箇高巔白
髮人

春是東宮本分春何必更迎新祥雲統戟
籠鷄首壽詩酒盈卮舞鳳啓花信暗傳香始動爲
聲津八暖初均昔年我亦叅寮屬今賀情深爲

信人

雪花吟示空空上人

百花五出雪花六天工剪刻有多寡多者貴應深寡者功應乍胡奈真花與雪花生滅不如天造化花猷經文雪易消此理茫茫終莫究謀名言雪非花此豈非詐者詐則不及真天不應薄於真考厚於詐玄機不可測欲測龐笑我

上人見和復次韻

我吟雪花子輒和師一章章辨詞信精徹一時見寡但是天於物未必付之花因風滅雪因日無奈

未逃隨物化二物之理本如此子輩於茲何不
課若無風與日皆各保性者人生迺亦然我則
言保爲實勞攜音去聲爲詩物我視同冥此語唯
起我來詩有云

次韻李侍郎需見和

物之巨者黑頭蟲閱了天年生或寡兒於草木
中誰久復誰乍但疑雪與百般花同是天工之
所化寒温時異生滅殊均號爲花意難課今觀
子之辭真欲造化者造物亦何知君所評析異
同芳社人詐君詩子論雖絶高大抵顛我

次韻李侍郎需以迴文和長句雪詩
三十韻并序

昨蒙復以織錦體和前雪詩夫迴文也
雖於短章難甚為高故古之人雖喜為
迴文未有至於二十三十韻者況又和
人所作鉅篇復以迴文者乎今子之所
示琬轉可愛不可不荅依韻效嚬耳

忙攪火来寒帶曉急投桃燈後暝侵宵鳳冠赤湲
渾山滿雉罨紅埋亘谷飄墻粉白添知巧餘苗
鬟青露覺微濕荒林晚宿窮猿縮迴野晨飛快

鶻驕狂態着遣行客踐皓形移自善不描藏深
路面平沉地鑠矣花根密噪笛張傘　御街行
綾綾拂裳漁浦去遙煌螢映字書窓夜　文選煌煌
焚　蕭爽醒堪睡捐朝粧樹大封枝及幹冒巖危
陷頂無腰忘移圃菜新抽甲綾種畦葱好挺條
蝗滅已諳田秀麥鷺驚偏訝海增潮陽迴漸寢
華奔放日耀當牧色姹嬌鴦兎壓嗟端射冷兔
毫定數曠裁謠膓飢認已空鐺音龍足蹇競將踏
棧橋涼被薄知方禪卧淡灰枯恨却難燒倉囷
洒蒲爭糧精府庫堆多較穀綃香案觸嫌方暗

息爨厨侵悔自輕浦裏懷恩或多鼂釋欲識知
應嚴湯搖章騁必宜須爾訪酒醪還欲得他招
霜氷肯豈重輕積雨露同何先後流強僕倚嶲
常泛簟病奴寬許已慵樵羊駈牧處毛輕散鶴
放看時毳細凋郎騎躍歸露玉弁客軒騰去混
銀貂囊儲授拾瓊分擲索實謀收米峙饒芳草
當妨威烈猛穢塵閑泛計流漂長堤遠恨歌箜
笠靜閣寒知澁管蕭黃道犯難應避去碧天凌
易忽乖超觴深倒快心開豁景勝吟酣興引邀
祥浸等觀恬八湛喜悲同視廓成寥康身得韋

晴平恭適意歡欣我復
未有餘紙又以
多少詞人和我詩數篇成了竪降旗喜茹君痛礪
鋒鋩銳百戰場中輒出奇 高謂長篇迴文
復次韻李侍郎重和雪詩迴文
忙忽勢忽隨驚吹杳遠聲宜洒靜宵凰宂避全
毋羽燹鸛皐飛混白毫飄墻垣補倍高層聳陌
眇鋪勻皓彩瀘荒路凍妨行足捷晚堂寒減醉
情驕狂童戲裹拳貪搦妙匠心中手究描藏更
出笑孤峙當縮尋成茁旱生苗張絲細細来多

小鳧如絮輕輕去通遥煌影要應着夜夜嫵姿憐
欲見朝朝粧塗土出鮮容態壓倒林成曲背腰
忘出蒼門迷塞徑好尋園樹滿裝條蝗埋旋覺
曾淪壤怕没渾疑始漲潮陽長正宜收捲再暝
侵將漸寢妍嬌奚廬茂室僧閑閉兔菟梁筵客
詠謠腸納駿漿煎茗椀脚沉融汁履泳橋涼衽
拂曠仍閑掛爐炭添新認猛燒倉欠自驚空積
粒地盈方喜正堆綃香捐鑠久何遲秀駿岸侵
多想急消蓑遣穢歸蘸澳簸迎風付弄搖搖童
成快却君才騁賞好覩將我友招霜雹儷渠知

亞漂火煙銷汝反深澆強丁選可因連獵老儻
煩令屢續樵羊即是芳均色繁蝶為誰也恨英
凋郎兒壯合擎鷹竊老叟裹便厚狢貂囊橐已
愁方酒斷子呵頻愧尚棊毓芳心斂到花開晚
列氣收教水作漂長啸儔裁新譜曲穩調宜奏
好笳簫黃簴盧祈伏還深溜翠襜低蒙叟躐超簸
酌與同期爾覿筆騰相敵又誰邀祥年喜可紛
歡譙笑日圖將破寂寥且壽時方事樂老中
閑適足生聊

又次絶句迴文韻 此請子又迴文和之

多才負氣欵成詩戰筆雄豪壯茄簊嘉數信君
鍾宿曜古今奇

次韻空空上人贈朴生年五十韻

二儀部判有陰陽雌或呼雌女逐郎歸鳳求鳳
真着戀孤鸞失偶却徊徨未聞連理殊群齊花
見同心異衆芳不有婦夫鷄得匹亦無兄弟鴈
聯行取妻例欲圖偕老遇妾多皆誓不忘若復
風流鍾雅性又邀歌舞得歡場已頗柔指彈瑤
瑟更要驕姿奉玉觴孰有相逢花態度終然得
固鐵肝腸紛裁競學蜂探蕊笑矣真同蝶趁香

雉並啄飛悲牧犢戰相孳尾寄梁鴈縱脅絕艷
充閭闔亦欲諸姬列廡廊唯有高人能豁斷直
超流俗樂深藏冥心自悟根塵幻嗜道深語氣
味長都遣横陳歸嚼蠟因嫌大慈避採湯野孤
雖媚邪窺側六女難干謾在傍早已雲浮尋岱
華又將萍泛歷沅湘孤栖室廡莞鋪簟獨向山
時葛縝裳如意不離肥背物夫人竹是伴身荼
巖扉寂寞真堪樂世路繁華豈所望縱有妄緣
幾惑見想應介立不離方未知朴子形何似坐
使空師意反莊自說純陽何感應但憐奇表景

清揚亮非走野風牛空又豈奔泉渴鹿忙顉不
復能生搞穀稼何固必出枯楊但將款密期爲
友何忍須臾不共堂別去尋思如隔地話來方
抒況麾墻及當軒翥翔千里得可從容宿一房
挑本無言甘種菟蓮何有意喜栽塘江邊鷁子
稍憐白苡上鸑離亦愛黃鸝此少年生早慧尤
於博學飽曾嘗宛如濯濯春林色正似團團望
月光寢底同衾情苟篤宮中對食致奚妨見漢書
仙風舊莫聞周漢近古猶難覩宋唐國有四郎
真似玉聲傳萬古動如簧採真同乘飛青蓋尋

勝聯鞍控紫韁門下千徒貪被駡我國以爲仙
仙各有千徒釋中二老昵爲常安常等二僧登山臨
水觀何當飲酒看花樂不荒適遇奚姿猶吻合
休追往迹但心花鳴沙鏡浦何須悵葺石松亭
不用傷來詩云欲闢小庵增締搆並居精舍度炎
涼我言子計試爲得意護賢才不曰良但念老
夫雖已老毛素高尊宿若爲量同盟契券如交預
與戰詩壇尚可當問師常與子酬唱爲報慇懃懇懇勤
并呼庇蔭酌瑤漿亦兼芸閣能文老是即桑門
大法王清淨始須償宿債溫桑久已厭吾鄉芳

菲嘉節行當逼病憊殘骸漸必康五十韻中難
縷悉欒雲寧肯曠来章芸閣李需欒雲先和此詩未句有及拯予陋予亦知之

辛丑三月三日送長子渝以洪州守之任有作

桑榆景云迫泣別阿兒渝問汝向何處杳杳天
之南粤城雖汝榮此別吾何堪安有大老翁留
待期年三懸知是永訣痛絶那容談好去好還
朝公府堅潭潭毋或墮家聲人許某家男眼前
雖未見地下豈不詣清白是第一其次慎而讌

明日獨坐書懷

昨晨送阿兒今日無来客空房坐蕭然有酒誰與酌咄咄是浮生苦死難自責此時若有人令我解顏頻額一笑足銷憂絲竹非所憶

孤頭自嘆

頭禿不須孤短髮僅寸寸強自容其節聊以止癢悶鉗髮鑾星星古人猶或恨況無髮可孤不死猶為晚枯木斬不僵幸無風必偃

眼病久不理人云瞳邊有白膜因嘆之

有題

眼朗若明月大抵如我小瞳中反有膜微礙如
雲繞醫曾云非龍腦此病終莫療處處求未得數
日憂悄悄忽從貴門得之初喜笑醫言此非
真其形但相肖畢竟難理歟月蝕猶復皎月者
是神物而我亦何較殆速簿臨一死作斯籲
天若不終棄儻復舊睛瞭哀號但祈天藥石非
所要

三月八日與族人蔡郎中大醉歌唱

如予病眼者閉目卧如何亟反與吾子大醉放
長歌更益眩雙目掩亂見玄花飲酒若不已是

必病所加知之竟未斷雖病又何嗟

明日又作

病時猶未剛辭酒死日方知始故觴醒在人間何有味醉歸天上信為良

又傷目病

我尚不畏死此病堪任置其痛竟難堪為有此身耳四大本非真頗亦悟斯理如今還痛覺拂嚴畢陵 伽藥 哥云 末八三摩地

謝晉陽公送龍腦及醫官理目病并序

某值目疼有朦醫云非龍腦難理此藥

非人間所當得也以是雖甚煌耀不得
已仰黷今鑒伏蒙邸下既賜以千金難
寘之藥又特遣名醫佽部中奉理此實
天地父母之恩也昌勝道哉感至揮淚
曰成謝詩三首奉呈左右云云
龍腦真為石藥王人間寔奉呈左右云云
千金賜未啓緘封眼已明
醫官王繞到蓽門前不覺衣裳倒且顛方接一言
知術妙舍公扁鵲肯同肩
冒顏仁藥出吾情特遣名醫意外榮若借良方

清我眼一生祝壽詩質神明

又謝晉陽公送白粲 并序

某本窮薄人也名爲宰官貧甚匹夫受祿亦踈在陳日久忽蒙令慈惠送白粲十斛一家喜抃同祝令壽萬年恩固不貲感何更詰涕流于外情動於中因課成謝詩一首云云

拙於生事況謀身被病呻吟又在陳歲儉已諳邦廩乏俸踈尤覺我家貧一戔飛出朱門遠江庫送牌使送十斛來堆白粒新此賜豈惟今日始緬思

元自昔年頻言雲蹤送恩如海縈玉投連澤似
春菜色僮奴同手扑蔬腸妻子鮮顏嘯欣来滿
室皆親屬賀到填門是近隣祝壽冊誠天亦感
焚香遥指大年椿

三月十四日大雨雹二首雙韻

雹者由来陰脅陽人云亦自徵動羽幸無飛鳥
中轍殭兒似河平大於荅
大如馬首如鷄子上有聖人不爲異左傳云聖人齊上雖有雹不爲災也況此僅同梅子耳園園但作児童戲

又五言雙韻

悠伏所自化 五行志 毫皆陽伏陰 名之曰雨水 說文 雨水也
打猛如鄭先隈屋避去奔騰 九ホ 福作屋
舊鵲巢二首
翩翩一雙鵲知有舊巢在勤尋我宅来當以故
人待涎涎尾猶存喃喃舌不改舞轉梦宮腰便
嬛真可愛能復幾年看吾老恐不再
領似班將軍腰如趙皇后多巢尚微禽看看不
忘舊
夢與美人戲覺而題之 三月十五日也
我年七十四久斷衾中事二公何夢魂中偶與美

地下二字缺

人戲髣髴髮髻爲雲明瞳注秋水豈惟以心拂摩
撫袖中臂佯若露顏未幾開笑齒迴反邀我
愛解作百般媚嘗謂夢覺同以此例生死我今
已斷慾夢裏何未甫曰恐比所熏清淨一心地
不如今妄意自起疑耳蘧思是器界一切皆
夢寐摩登伽亦夢留汝者誰是見影但得境解
脫境解脫則皆如夢事如寤一場驩況以夢中夢而疑真
與僞毋謂此真心生死或有異
明日夢又與美人戲寤而又作
我今與家婦異寢已幾年汝幸我孤宿頻來媚

嬌妍人間遊簡事已悉於前篇胡不信受之八
夢踵相連葦囊雖見試灰心寧復燃吾聞入道
者魔必先妨旃汝豈此類歟去矣勿稽延

次韻李侍郎需餞慶濟州弘益迴文二首

漫長路垠送遐征淚墮方知自感情代君送州之意瀾
淡穩堪尋過海酒傾醪好更斟觥酸儒拙合祗
幽巷曠度宏宜鎮劇城歡舞遍州名必最理最管
絃專國古稱榮古耽羅國圍天仰狹迴巖峽沮地行
窮八橘橙官省共叅叨父友于與嚴君再同
君於世繼門成省官目相親喜

右一擬贈太宰可因風寄之

漫漫遣景迅徂征幸得偷閑退縱情瀾息已知
心止水羽騰猶快手乘飛艦酸幸話可連更僕放
逸遊期遍匝城歡笑與君唯合意訪来欣我覺
生榮團跳天欲同嘗杏逝滑枯將共剖橙官職
羙多無藻贍萬千金敵一篇成

右二叙懷贈君

謝任相國見訪 并序

昨蒙相國枉顧蓬門以忽忽迴轡未得從
容攀話不無遺恨因得詩三首奉寄云

從來宰相是天星過我閑門分外榮但恨忽忽
迴玉轡未容片刻話平生

病中加又眼昏昏燕服輕迎國相簪顏蒼雖窮
猶有酒迴卓不許與開樽

先公門下玷門人更荷恩私異等倫先公別二
十九人皆罷録顧我尚存身

得本省所送鸚鵡翎金環鼠開目世以金環爲鼠目張翕曰筠
雪紙鸚鵡翎翎金環鼠開目翎得風足六月手中搖炎光何處伏宜哉
分與人引凉那忍獨

病眼未着花誰可有嘆
病是天之爲者花旣不吾憐春亦孤
負我已有開花權開目何未可
寄朴學士 仁著 并序
予以病目失者花昨方作詩有嘆今月二
十五日學士於新亭欲邀諸公賞百葉桃
花亦親来邀予予以左目患未赴然不能
忘情因得詩寄呈左右盖不欲虛負此會
耳
俄聞緋杏開又報紅桃綻何況君侯家百葉最

堪謔邀之未敢赴豈以目爲患不知誰作讎妨
我着花眼遥想新亭中坐客文彩煥輭甚霞流
醵快賞霞葩爛必定有倡姬亦豈無簫管悵望王
賓翹頸世情猶未斷非爲要飲酒我病真可嘆
亦恨被嘉招未叅深愧悴病復尚可趨其奈花
飄散

次韻朴學士見和

君家邀舊伴共賞名花綻嗟我亦情鍾緣病失
同謔老境期逍遥胡奈此患亦自惡東君不
先明我眼盡遣好花開奈張紅錦熳回戀少年

時巖下電爛爛目病手不病一篇聊奚管頌公
枉来章使我醫尉情斷意厚語還真三復又三歎
但見南遊辭而我得不報退相無由達令君此
冗散父久
失官
紙有餘地又作一絶破南行之意
月食行當復絡絶亦可續南遊幸勿卜 明和長篇云他
年十
南遊竟莫逃天禄
登家園望海有作
滄海杳茫茫孤舟何處適我願與之歸儻向蓬
萊碧不如望之空使吾心測焉知天上外反

恨海山關嗟予猶滯凡彼此迷所即

醫懷有作　雙韻

矮屋身隈隱一箇霜鬚翁有時一滴酒霑吻猶

未寫千愁萬慮填胷中安得與太白子美對醉

橫筆陣吐出醫閭氣和長虹

丁學士面妄送酒酌飲有作

丁君顧我孚送此一壺酒煞忍不之嘗此意良

難負左目雖被翳唇舌幸無傷兩手亦得存持

飲庸何害

次韻朴學士又和失着花詩

男兒豈可鰥女必縫衣綻君胡黜放妾不趙拚
呼鼠況復投閣久傲然不自患嗚嗚書空餘圖
悅實明眼引掃一茅亭共賞紅桃燹想倒酒波
濃爭鋪詩錦爛予以病未桑莫預聞歌管麗水
國之南天遠夢猶斷予欲歸去來能忍不與歎
今將弭歸意 次詩云南心已斷頗解吾顏赧吾何獨赧

顏散人難救散

和絶句 雙韻

知君必幸復理豈無斷續今年喜可卜天人申
立祿以命家

次韻朴學士復和

經卷橫在案芭蕉心未綻經猶莫披着何況多
般亂伯陽不言乎有身爲之患如無此一身安
有昏明眼夫子真詩伯駿世才華燮筆下風雷
騰腸中錦繡爛斯文若無君譬之於微管知音
復有誰流水絃方斷浩然有歸心令我起長歎
大器屈如此在列能不赧國公愛人材畢竟寧

教歎

和絶句

連山得卦復知子當必續爾後更何卜駸駸逼

寵祿

四月六日松廣山道者無可回事到洛
師還山次乞詩

子曽深遁碧山崖有底因緣別舊栖自說淪淪
一天地何東何北又何西
来何容易去何忙臨別無端暗斷腸蓮社主人
如問我指社主大禪師爲言深仰法中王

無可伴遊卓然道者乞詩

子是相門子早遍金閨籍故平章崔三份子也早屬内侍黒食祿忽
出家歸山申之露俸祿富貴行可畫胡爲剃玄髮嘯

向雲山碧道貌已高古宿世應叅釋暫赴朝廷
徵告訴意可惜欲送蒙古徵辭放歸還舊山臨別
良棲惻好去勗修真餘澤及一國

復次韻李侍郎需聞予送男赴洪州詩
以迺文見和一首

栢作高節抗河為曠懷滴陌眇蔵心中恢廓豁
西南白蘭寫詩清意重荷可堪澤面施鉛粉環
迺讀四三擲成金韻雅浩浩騁逸詠赤蜃浮架
海班虬卧噓潭百萬錢直篇喜同予與男積愁
開妙語厚我於公語益友是其君癡兒喻以譏

渴雨雙韻　四月十一日

渴水猶或得渴酒儻能免渴雨於斯劇致之難
以力望天費目後雲斷天更碧何問大農殖先
觀畦葉色天不棄我民慶賜膏一滴

四月日聞鶯

中土道鶯春鶯必當春出我邦以孟夏目之爲
鶯月豈以地性殊其來迎不一遲早更何問入
耳聲不拂時時到樹頭好弄歌喉滑爲中聲最
佳稍豁中心鬱

偶吟

無酒詩可停無詩酒可斥詩酒皆所嗜相值兩相得信手書一句信口傾一酌奈何遽老子俱得詩酒癖酒亦飲未多未似詩千百相逢迹最異是意終莫測由此病亦深方死始可息不唯我自傷人亦以之責

病中獨坐懷舒郎懷得長短句一首無處寄

二示因贈李侍郎

脚輭行未得久積心中欝申之目又昏已矣遠老物今朝瞥起念擬欲身生兩翮橫出六合飛奮迹下則超江海上爲摩日月此亦一何狹不

南不北無彼無此是通道之實子曾知我心胡
爲反得此摧屈

次韻李侍郎赴省試座主慶遠明日以
迴文謝之

潭鱷縮作久閉門老睛吾慚已歲文探逾玉應
懸鑑識植齋桃想放香熏東南卷膳羅賓會左
右排筵簇妓群簪墮後遺冠及帶酒酣仍漏血
無童三杯倒了醉添海一關聞来歌過雲愁却
老多侵病憊叅榮得可到霑醮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九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

古律詩四十一首

硯池詩

或問凡河池有水從地出云何此硯池霑滴始盈溢哉之以爲池非常池其意似未必我荅子之言於理無忝悖此池非常池凡目所未察雖云區區窪磨出詞放逸一磨所自出花柳與風月千磨及百磨潤色皇謨窓陶鑄幾詩人沐浴幾萬筆大或包天地深可吞溟渤硯池復硯池萬古元不竭地湧與水滴其終混歸一

次韻李侍郎需復和贊懷詩

身老病復攻不奈肯沉贊時時頗自慰唯是忝
中物尚未足豁然只此手端一筆奔騰天地如
驥逸囚賭子之詩窮天又出月起予者迺君捨
君誰復道吾我平生一皆具實公翁雖縮凍龜中
有所難屈

又 君於此篇以迴文和之

心是寥次如何奈紆轡尚赫顯於富貴是皆物
所物白髮衰耄翁悒悒悒悒悒如爲籠囚逃欲逸
赤錦披華詞朦眼開朗月碧酒香盈盃訪來當

欲橫縱倒瀉中淹之情實溢辭唯其詩痼疾知
誰有折屈
又以短篇破酷嗜迴文之意 雙韻
織錦雖信麗不必嗜成癖未免傷詩體古人亦
稱作放逸心或泥蟻封騏跼蹐
反觀難 并序
凡世人能反其已如他身而省其非如觀人之非耳
鮮矣此意但能省其非如觀人之非耳
非至如諸菩薩能以己代衆生受苦之
意也然行之不已亦爲知不至佛菩薩

之境界耶聊以警人亦自省己而已

反觀難反觀難非聖賢誰會此必當反己作他身如見其人動靜與行止不自私其身然後能行二字義譬如吾面形於鏡即與他面似孰有觀人面竟莫知醜美然猶未得知何異盲瞽類凡百士子銘於心實能反觀因省己見人家養蚕亦有作蚕是馬之精其喙宛轉繅出於是錦繡及黼黻綃縠與羅綺莫不由茲生其益何多矣大勝此耄

翁畧無髙髦利進不補　帝衰退亦眠食耳頑然無所愧蠢蠢之不似以是常自言老賊不如死

卯飲　雙韵

今朝飲狂藥頽覺岑尚難剛斷却輒欲綫愁心

四月十九日聞夜雨

甘澍霑髙膏喜可量已於簷末滴琤琤披衣起坐須勤聽旱久今方有此聲

聞笳聲　雙韵

誰摘林間一葉青拈吹口吻成清弄君看長笛

亦堪聽賈盡筠篁煩鍛金孔

蟻拖蟲　雙韵

微眥亦微於蟻曳虫蟲猶善走大小若等視如虎制百斁

四月二十四日大雨二首　皆雙韵

昨宸猶喜一犂潤此日十九日小雨今日決知千畝盈滿國

笑歌應已殷浪浪聲稟但難聽

屋漏未遑視先欣萬物蘇膏流深入地無復慮禾枯

次韵李侍郎迴文長篇　二首并序

愚雖往往效迴文體亦未喜酷嗜成癖者蓋以傷其詩體耳今君不循前誡語前以詩破酷好迴文意復以迴文長

篇二首見示初不欲和之然所寄之意亦豈無謂哉
想必要予賡和故諒君之本意敢成二首奉寄云

登後園望永寧公北使詩 遺宗室永寧公入達旦朝覲

銀潢接泝本連天擴俗驚傳貴胄仙賓館授成
加豆禮容程還作促轅旋神披篤副人傾伏羲
重元開國活全親孽妾只頻揮滴淚老衰慚歲勿
微涓 自謂臣忠必豈勞官列屬近當先耿感賢麟舞
信感迴頑獸悍鳳威歸華醜雛羶春秋計外尋
迴旆暮旦心同競擊蓮辰宿應精鍾鐵膽杳冥
懸壽畢椿年振振眼脫歸伊洛漠漠遂悠夢代

燕塵土視如增户萬隣交較豈棄爭田

神童國手詩有姓鄭小兒善慕嘗於晉陽公前着之

慕梓闘可樂筵賓慧悟兒奇絶藝真羆夢瑞孚
男得誕豹韜兵借扇来陳羸形去認泉流漲窓
譜排成兔勢神施却餐宜窓竹雨談無樽好鴛
花春垂垂日駐方酣戰元元趨搖退怯人雌視
已知稀手敲乳餘猶自帶痕新猗連溜必盈池
碧吾家泉此月内須湧出盈池濫濫疊須貯酒幸眉面對抒
觀捷妙予未見兒故云袖祛牽敷到連頻披瞳我漸
開遮膜理脚君當起僂身脚君詩病之辞有誰是少與

誰是老知才一斷議年椿

五月日文荅酒廷載携酒殽来訪俄有
玄源禪師又携酒果来訪各以詩謝之

五紀同遊投分篤三年方始荏駢来篙中但喜
推乃苦醞宿怨渾消斃四豕

右贈文公

一樽登醋緑滔滔再擊猶多況復三屢召荷厚恩
無以報吾露腸迩得無慙

右贈源公

文公見和復次韻

眷戀情深老更哀感君今日惠然來定知此月
泉盈沼會復經過追緣杯

丙申年門生及第等設宴慰宗工朴尚
書予於筵上作詞一首 并序

丙申年門生及第等大設華
五月十七日兩
筵慰座主朴尚書 廷揆 致政以予其年亦預
試席故并邀參赴又迎朴樞院 榲 朴學士
著仁 朴侍郎 暉 同宴予酒酣即席作詞一首
奉呈云 桂枝香慢

光華慶席正玉笄參羅迎致嘉客還有嬌花解

語近前慧摘殼勤好
劇兩翁俱老門生獻壽古今難得　念往日貪
遊好樂恨枯瘦如今何處浮白多喜開筵別占
洞天仙宅（借朴樞府草齋景最勝宅名）莫教舞妓停飄袖顧
看看紅日西側笑我殘叟搖肩無將手雙拍

是日三朴學士見和復次韻

笙歌簇席更錦繡籠熏瓊夾弁賓客門擁華李
艷往年親摘仙香暗動金杯酒興飛揚飲酣談
劇紅粧慢唱爭前祝壽不教歸得　記昔日曾
經此樂戊庚年予之四度門生亦於其日在焉　逆俱重
慰予致故　此門生等設如此

到歡場雙鬢漆白侵夕將迴更坐忘還家宅有
時豁起遣牽袖任蹉跎烏帽欹側笑我殘叟連
呼倡兒促檀拍

又別贈門生

當年試席在議戰正酣誰是門客經了千淘萬
汰始登掾擢天墀拜受黃封酒便飛榮翼脩鳴
劇奈今閑宴稱觴奉壽此情良得老坐主乘酣
快樂更呼索華牋濡染永白方信門生以是美
田良宅起離妓簇香餘袖要歸時扶我身側笑
我殘叟洪崖宿高醉堪拍

次韻源禪師見和前詩三首

壇字寬於大海涵窮邦堪賴閣猶許扣門三盤筵草草
供談笑別後邦堪賴此慚
饒君滴膽似河涵呷舍荼未過三每到誰為壺
連醉我追思狂態得無慚
家池不久碧成涵家有泉此時湧池上才容
客四三要趁此時邀與飲不來無奈辱吾慚

臥榻引風

景日人閒午酷吏清風榻上卧羲皇快襟拂面
暉閘事更入紗巾灑頂涼

次韻李侍郎和桂枝香詞見寄二首

門人宴席有貴介滿堂多是親客慚我裹髮浮渾皓倩人方摘金鍾電髆涂霞潤顧如儂飲識云劇但無夫子相酬屬言誰靡由邀得　竟日暮吟詩共樂嘆曹在無劉元在無白無問誰家第一養花豪宅　未一本云且問第幾侯宅故云是宅

千葩爛映倡兒袖奈無言解語同側可憐衰叟還圖舫船與君拍

詩筵酒席自往昔縱遊因號在客天上星辰雖遠筆頭皆摘殘年遇子同傾酒與題詩漸成繁

劇君猶年少予登老壽尚皆相得　已退縮將
誰與樂恨孤負春風挑李紅白將子殷勤不惜
往來窮宅緻欣擲玉堆盈袖欲親攀歌詠陪側
許容迂叟詞源相誇浪相拍

予年老久已除色慾猶未去詩酒詩酒
但有時寓興而已不宜成癖成癖即魔
予憂之久矣漸欲少省先作三魔詩以
見志耳

色魔

自顏和好猶堪喜一作無取猶彼面雖妍奈我何多

向美人終蠱惑男兒誰名誤於魔

酒魔

人於嗜物嬾辛物酒味深辛樂奈何必欲使人腸腐爛不知元是毒中魔

詩魔

詩不飛從天上降勞神搜得竟如何好風明月初相論着久成溺即是魔

六月一日朴學士暄設筵蓬舍客并邀

予參赴酒酣作詞一首贈之 清平樂

虛堂豁襟自足清風未知朱夏廣廈豈容百八華發不可

勝言不分豪門亦呼我宴席綺合羅裳可憐兩箇
紅粧皓齒笑勸玉觴感極敢辭芳酒唯愁歸路
扶將

又作一絶

盛張華宴會簪纓無召閑門腐囑生花柳風流
餘舊習久旨雙眼似還明 予時病眼
座客崔僕射 宗梓見和復次韻奉答

滿座嘉賓競獵纓尚容燕服老門生 予以常服赴之
侯鑒識難敢褻猶把荒詞澆鏡明

是月初後集十三首

風曉床琴咽陰天往礎津讀殘書在手聽氣着
来頻
靜戶風開幔明窓日弄塵屋爲啼孝子簷燕舞
佳人
有意尋園去無端入閣来脚危心莫制 制作使一難
遣上層臺

聞郡守數人以贓被罪二首

歲儉民幾死唯殘骨與皮身中餘幾肉屠割欲
無遺
君看飲河鼴不過滿其腹問沒將幾口貪喫簋

生肉

六月二十八日奉謝首相崔侍中惠送

旨酒寒氷

十分芳酒露唇滑一段清氷凍手寒每荷異恩無以報但知老眼淚洗瀾

年年送與千金酒副以寒羞及別羞前送尊菜或送饌銚

爲愛閑門衰病叟遣消頻悶遣消憂

六月無霖唯雨夜小雨

六月無霖漆天機固莫知雨師靳自愧夜腎窓

飄絲

風曉床琴咽陰天柱礎津讀殘書在手聽氣看
来頻
靜戶風開幔明窓日弄塵屋爲啼孝子簷燕舞
佳人
有意尋園去無端入閣来脚危心莫制 制一作使難
遣上層臺

聞郡守數人以贓被罪二首

歲儉民幾死唯殘骨與皮身中餘幾肉屠割欲
無遺
君看飲河鼴不過滿其腹問沒將幾口貪喫奮

生肉

六月二十八日奉謝首相崔侍中惠送

白酒寒氷

十分芳酒露唇滑一段清氷凍手寒每荷異恩無以報但知老眼淚洗瀾

年年送與千金酒副以寒羞及別羞前送蓴菜或送饒鉢

爲愛閑門衰病叟遺消煩悶遣消憂

六月無霖唯兩夜小雨

六月無霖漆天機固莫知雨師靳自愧夜醫窘

飄絲

七月八月因患眼不作詩八月二十九日作九月初二日即世

比因左目患久矣不作詩猶有右目存云何遽如斯君者一指傷滿身若難支安有目官慟同類怙不隨興復從何出而事作詩為

丁學士而安掃與墨竹四幹各作

賛云

露竹

介然孤竹生亦艱澁天其憐之露以濡濕宜體

風竹

所貴於汝節直而已低昂不持迺風所使斯亦

本空孰拔拂是

老竹

寧老而摧節則安改如玉之折其貞尚在棄大不隕猶召清籟

新竹

擘地而生芳巻錦皮誰擢其頸挺然其猗干天亦可高則易危

丁而安鴈予真自作贊曰

髯麃麟而靡辰曾孚且賴此何人者似茗春卿果是春卿影耶形耶耶形尚盡二女惟夢之似何況是影夢中夢爾五紀升沉區區一身八幅素中儼然

似人寫心雖難微露于真凡我子孫毋笑予醜
但傳其心無忝祖考

酒壺銘

壺兮壺兮盛酒斗二傾則復盛何時不醉凡我
之身豁予之意或舞或歌皆汝一所使隨爾者予
但不竭耳

松廣社主大禪師夢如遣侍者二人求
得丁而安墨竹二幹仍邀予爲贊云

雪竹生笋
竹之耐寒雖則其性未聞其笋自雪亦迸唯昔

孝子誠感天地泣出冬筍以中毋嗜不爾法勇
妙色湛然不爲時節劫所能遷法子森立一似
其體既克似之安有寒暑

風竹二叢一動一靜

大風所吹萬殊同受何一竹中有動與不一叢
圄風搖鍛不息一叢自若植植其直有如二人
同學于禪一人懸悟心已憮然一猶未爾群動
坌起返聞聞性動靜迥已

幻長老以墨畫觀音像求予贊

觀世音子觀音大士白衣淨相如月映水卷葉

雙根聞熏一炷自宴坐竹林虛心是齋童子何求
曲膝拜踪若云求法法亦在爾畫像者誰譯子
是已丁君寫竹能事畢矣予復贊之旃檀於二

東國諸賢書訣評論序 并贊 晉陽公令述

夫書契之興尚矣自爰籀隸書之法作焉寢及後代踵事
爲跡蝌蚪篆籀隸書之法作焉寢及後代踵事
增華於是真行草飛白之制各體互興若秋菊
春蘭俱不可廢且古之聞人韻士之工於書者
不可勝算有攻一體者有兼衆者遠至二千晉以
王羲之爲第一前則梁武帝評其體曰龍跳天

門而卧鳳閣後有唐文皇贊之曰煙霏露結鳳翥龍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向所謂古之聞人不爲不多而獨擧逸少者蓋我國之第一人者有與逸少無異者故先擧其偶者耳第一者其誰金生是已此迺神筆也何以言之世傳嘗有人忽至金生前請寫帝釋經寫畢問所從來其人曰我帝釋使者也命我請書故来耳因忽不見又書安養寺額闔數年其釘額之屋南傾側即請書屋壁然後其屋還平又寫青龍寺額當有雲霧籠焉又擧士洪灌齋其書八宋其朝諸

賢見之嘆曰不意今日見王右軍真蹟灌答曰
不是右軍書迺我國金生書屢言之終不信爲
則金生之書與右軍無異明矣然則當以金生
虞神品之第一
王師垣然書於行尾長每一披閱精彩爛發
如芙蓉之出池中含骨鯁掩以瓊肌如巧工之
施材穩當相衙亦無彫鑿之痕矣此豈學而得
之必受之天者歟然則當以垣然居神品之第
二
晉陽公崔書於真行草無所不無草則如迅鶻

飛空輕風卷霧真行則如陣馬齊首步驟閑舒
無不中規然中有奔逸莆雲之氣少放則自亦
不能遽遏也公嘗書大觀殿額時奇相國亦能
書額見公所書愕然自服信可謂神品矣但聞
公於某品皆不欲居令漏脫之此謙德也美則
美矣然此非私意迺一國之公望也若以謂吾
今當國人或面諛則其中亦有正直之士豈皆
取一時之媚傳爲萬世之評誇耶決不然矣今
雖不甫後世之評者亦如今議公雖欲避之得
乎請處之神品之第三

柳貢外伸書大抵好合行草二體書之昔王子敬好爲此體人謂之非草非行亦謂之行草伸之於子敬雖所書之體不同亦其遺法也其體純尚筋骨以壯士按劒將赴敵場比之可也以驥馬瘦立益露駿骨況之亦可也此亦通神非一生所習當居神品之第四

君主則　大祖仁宗明宗皆工書然至尊非評品所到皆略之其餘士大夫桑門逸士之工書者有名學士洪灌宰相文公裕宗室僧統冲曦首座道休侍郎朴孝文宰相柳公權邵城侯金

居實字相音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然等亦可以妙品絶品次序焉然以予有未見其書者故今不得優劣之也迫摠集而觀然後備論不爾俟後之達識有以明白甄別耳 神品四賢各贊

金生

朝露結兮夕煙霏怒虬拏兮靈鳳騫金生耶義之耶身雖異兮手則同焉心手相應付之者天神哉異哉言所難傳

坦然

皎如明月之撥雲鬆茗芙蓉之出池非謂麗弱

若如美婦人外若妍媚若中以筋持一點一畫妥帖得宜非意所造神者通施

晉陽公

朝日排雲若不足況其明麗鸞騰鳳翥若未足比其聰翩妍莫妍若中有強強莫強若還有妍氣骨風流惟公兼焉天符神契得手自然

柳伸

軒乎悍蛇之昂首巖乎長戟之森張何怒若惟拳是揮何戰若惟力斯揚鋒鑽稜生純是鐵鋼其人漸遠其書益翔

蔡樞密松年字序

樞密相國蔡公思所以代其諱者請字於予予字之曰天老其意何哉傳有之受命於天唯松柏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柏獨也青青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若也非獨守則凡物之中能貞固守節莫松柏若也非獨守其節亦能享其天年有至千百年不改柯易葉者此天之所使老之者也天不使老焉則月花朝槿亦能久生何貴乎松柏哉公嘗以此自名久矣果能以蔭功隱德享壽無疆為國元老無疑

矣然則其不曰天之使然乎由是觀之公之自名之意於此已効而予以天老字之庸詎不與之符會吻合者耶月日某謹序

新序詳定禮文跋尾　代晉陽公行

夫帝王之政莫先於制禮其沿革也損益也宜一定之以叙人心以齊風俗矣安可因循姑息不即立常典使之紛然異同哉　本朝自有國來其禮制之損益隨代靡一病之久矣至仁廟朝始勅平章事崔公儀等十七臣集古今同異商酌折中成書五十卷命之曰詳定禮文

涂行於世然後禮有所歸而人知不惑矣是書
跨歷年禩簡脫字缺難於攷審予先公迺令補
緝遂成二本一付禮官一藏于家其志遠也果
於遷都之際禮官遑遽未得賫来則幾若已慶
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然後益諳先志且幸
其不失遂用鑄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諸司藏
之凡有司者謹傳之勿替毋負予用志之痛勤
也月日某跋

朴樞府有嘉堂記

距斗城數百許步有地之控形勝吸秀氣勢成

金盞者於焉有洞曰萬石父老相傳云蓋以多
石而名之也予曰非也此洞當有俸入萬石之
慶而云耳非必以石之多也其後果有士大夫
多來家焉今又本兵樞府相國朴公來卜其居
方新其宅也邀予及賓友落之且令閱其所營
制度何似予觀之曰美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大
抵世之富貴者之搆屋也多以田萬牛之材豐
其棟宂其柱壯則壯矣後云後矣然未有蕭洒
出塵之意今公所搆有異於是大小得中不撓
不隘其華靡則可謂臻其極而然中有洒落物

外之想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此豈公之心匠眼匠所致然耶凡作堂三間用二間爲廳事其上皆以承塵填之凡十二井悉文以丹臒藻繢光彩煥發奪人目睛求名於予遂名之曰有嘉蓋取此宅當有嘉慶之意亦取詩所謂我有嘉賓以是堂爲迎送賓客之所故也隔一間爲佛室作齋心之所乃至佛儀無所不備八處可以清心因名曰靜慮蓋取禪那此云靜慮者也其傍邊左右地淨如湔洗削平人不敢唾焉繞宅環迴皆植以黃花花凡十八種繁艷異常時已侵

久黃白交開爛熳紛糅其相對正賞外或有隱
墻隱映如嬌饒美婦人半出帷房作佯羞態度
者此尤可賞有竹無盧四十餘本蓊籠蓁窱僅
類江南所見然江南所產雖其大可圍其高千
雲其賤如蓬此直地性使然耳非所可貴也夫
豈若此竹之整齊行伍如人削出束立迫不至
侵離不爲迂凡皆如意者乎其餘花草之奇非
止此耳遲春迺見耳此不得叙夫以清寧心居
清寧地是即神仙也何必至京十二樓之要處
耶吾嘗言男兒於世得寧相難得而得至致政

又難今公以樞府帶左揆先期得謝優遊於此日與親舊作揮金之樂是亦人所難得者噫可謂明哲保身樂性君子者歟僕也蒙見囑以記敘萬一以備後之摽識而已非好事爲也時某年某月日謹記

幻上人竹齋記

吾嘗觀人各有嗜非而已君子之嗜有異於是目寓清賞有所留意亦名曰嗜以是名之貽謂竹也徃徃多爲高人釋石嗜水嗜竹者其所嗜書畫者有嗜

子尤所嗜愛者何哉蓋相對而觀之也亦足以
虛其心地圓通無礙抑又生法師所謂畫是真
如之觀於是乎存焉亦於法門究竟堅固如竹
之四時一色不移其守斯可尚已有幻上人者
性或愛竹先是嘗使畫家名手韓某摹白衣觀
音像其傍所立雙竹則不令其人畫之迺就丁
學士而安固乞掃焉又於丁君求得墨竹二本
壯衣成於族子常寶之蓋丁公墨竹妙絶一時故爾
復於松家島普門精舍之側別立一齋寓焉皆
以竹搆之因號竹齋於其宴息偃卧之中見攲

補綴移皆呈竹色上人以此爲樂或曰苟如是其種而養之觀玉立蕭洒天然自態何有不可而傳之於墨已是失真復以枯竿死幹營此區區者耶曰夫所謂浮屠者滓其迹雲其身遊學無方者也此竹齋乃一邊廬耳今日在西明日東北又何處不辦作一齋耶畫能隨身齋因地有不曰可乎若種而觀之安知不有類桑下之戀耶齋成固乞予爲記爲略標之上人名下幻字而誰於沙門可與爲道友者

空空上人兔角庵記

瑜伽大士景熙字空空其遊刃空門已可謂法王而又餘事工於詩故世或以詩僧稱之宋朝禪老祖揔聞其名遥贐以斑竹杖一事爲濟鋒五器黄赤文木褷子一串無以詩寄之又名一所居曰兔角庵自書其額以寄之予嘉二師千里相契之意既和揔師詩略言大槩師又以記其庵爲請再三来扣然予未知所以名之之意久有難色今方以予妄意度之豈以子之字空空而以空無兔角對之而名之耶然則空空兔角其義雖一兔角又深於空空而以空空歸於兔

角是則頑空孰空之類非子之所宗唯心唯識
八圓成實者也予復思之是意不然名之景照
而字曰空空則如楞嚴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
含虛空者是已由是觀之以兔角空空麗之於
照是豈頑空哉必以此而名之也外此予亦無
所言已

書白樂天集後

予嘗以爲殘年老境消日之樂莫若石讀白樂天
詩時或彈加耶琴蓋古琴第之類但
欠一絃耳絃一不傷指其聲切切令哀情且易蕩也白

公詩讀不滯口其辭平澹和易意若對面諄諄詳告者雖不見當時事想親覩之也是亦一豪體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詩頗涉淺近有以囁嚅翁目之者此必詩人相輕之說耳何必甫也其若琵琶行長恨歌當時已盛傳華夷至於樂工倡妓以不學此歌行為恥若涉近之辭能至是耶嗚呼凡議議樂天者皆不知樂天者也吾不取已但如耶琴予於老境好彈耳不可令人人皆同吾嗜也彈亦不工可笑

王文公菊詩議

予按西清詩話載王文公詩曰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脩見之曰凡百花皆落獨菊枝上黏枯耳何言落也永叔之言亦不爲大非文公大悠曰是不知變辭云夕飧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予論之曰詩者興所見也予昔於大風疾雨中見黃菊亦有飄零者文公詩既辜云黃昏風雨暝園林則以興所見拒歐公之言可也強引楚辭則其曰歐陽其何不見此亦足矣乃不以不學一何褊歟脩若未至博學洽聞者楚詞豈幽經僻說而脩不得

見之耶況脩一代名儒也而以不學目之又何大甚也予於介甫不可以長者期之也

李山甫詩議

詩話又載李山甫覽漢史詩曰王莽秉來曾半沒曹公將去便半沉予意謂之此佳句也有高英秀者譏之曰是破船詩也予意以為凡詩有言物之體者有不言其體而直言其用者山甫之意殆必以漢為之船而直言其用曰半沒平沉也若其詩山甫在而言曰子以吾詩為破船詩然也予以漢擬之船而言之也而善乎子

之能知也則爲無秀者其何辭以荅之耶詩話亦以無秀爲惡導徒則未必用其言也但詩話不及是議予所未知也

承誤事議

古人錯用故事而後人承之又後人以此爲承誤而不之甚荅者如李白黃庭杜牧一麾之類是已予以爲非也何者人不能無失雖大手容或有失則因以鑑誡足矣又承而用之此何異於尤而效之者歟此則特小失耳若或有差大於是者又以爲古賢所用而承其誤耶承誤

之說雖古人有或肯焉吾不取已

甲午年禮部試策問首望制可

問我國家因狼子之難率民遷都得完社稷則此雖聖天子賢宰相之妙算長策也亦莫非天之所佑然也果必爲天之所佑則必有興復之期矣坐而俟之可乎必勤修人事以應天心然後可乎所謂人事者施德化安人民務稼穡備水旱之類是已然以今形勢觀之列郡殘民之流移不得土着者皆是安集之要當在何道田疇蕪廢而地之閑曠者多矣興農之計亦在何

術其水旱所備德化所施何者爲最諸生明於古今理體宜悉陳之無隱也

同前策問 次望 承行

問傳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則自古國家之所不可偏廢者文武是也 本朝非不厲精於此而近年已來軍隊僅虛而不實儒風極衰而不振者豈修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將天數使然耶以士林言之古者入仕之路甚難故士必力學而後於科舉者多矣今則入仕之路甚易故士不必要科舉而趨於學者寡矣其入仕之難易

古今所以不同何也其革弊復古之術又如何而可哉以軍隊言之皆各有所受分田今忽安往而隊伍之不充耶必散歸其田所在若有司考而逼還則獨飢寒無援者至焉顧役若食之則不慮後患逃還者衆矣古當不爾而今之至是其故何也豈內外有司不能追考而一一懲之耶其考之懲之術亦安在哉諸生宜悉言之無諱也

答石問

有石磐然大者問於予曰予爲天所生居地之

上安如覆盂固若植根不爲物轉不爲人移保
其性完其真信樂矣子亦受天所命得而爲人
人固靈於物者也曷不自由其身自適其性常
爲物所使常爲人所推物或有誘則溺焉而不
出物或不來則慆然而不樂人肯則伸焉人排
則屈焉失本真無特操莫甫若也夫靈於物者
亦若是乎予笑而答之曰汝之爲物何自而成
佛書亦云愚鈍癡頑精神化爲木石然則汝既
喪其妙精元明落此頑然者也況復和氏之璞
見剖也汝亦從而俱剔崑崗之玉將焚也汝亦

與之同煎抑又予若駕龍而升天也汝必爲之
騙石因得而踐焉吾將示死而入地也汝當爲
之豐碑曰刻而傷焉茲詎非爲物所轉且傷其
性而反笑我爲予則內全實相而外空緣境爲
物所使也無心於物爲人所推也無杵於人迫
而後動招而後往行則行止則止無可無不可
也子不見虛舟乎子類夫是者也子何詰哉石
慚而無對

問造物 予厭蠅蚊之類始發是題

予問造物者曰夫天之生蒸人也既生之隨而

生五穀故人得而食焉爲隨而生桑麻故人得而衣焉則天若愛人而欲其生之也何復隨之以含毒之物大若熊羆豹貙小若蚊虻蚤虱之類害人斯甚則天若憎人而欲其死之也其憎愛之靡常何也造物曰予之所問人與物之生皆定於冥兆發於自然天不自知造物亦不知也夫蠢人之生夫固自生而已天不使之生也五穀桑麻之產夫固自產也天不使之產也況復分別利毒措置於其間哉唯有道者利之來也受焉而勿苟喜毒之至也當焉而勿苟憚遇物

如虛故物亦皆天之害也予又問曰元氣鴻判上
爲天下爲地人在其中曰三才三才一揆天上
亦有斯壽率造物曰予既言有道者物莫之害
也天既不若有道者而有是也哉予曰苟如是
得道則其得至三天玉境乎造物曰可予曰吾
已判然釋疑矣但不知子言天不自知也予亦
不知也且天則無爲宜其不自知也造物者
何得不知耶曰予以手造其物汝見之乎夫物
自生自化耳予何造哉予何知哉名予爲造物
吾又不知也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一

書十一首　表二首　雜著八首　墓誌二

上崔相國　宗峻　謝宴書　移都牟

右某頓首呈相國左右某昨蒙寵召叅赴華筵洽夜方倒載還家感荷之情深所銘刻但不省醉中道何等語也狂奴舊態復發耶且自舊京移此已来凡士大夫家倉卒未暇醞釀故賢或罕逢值聖非望今相國所賜既洌且白雖十旬九醞所不敢較也以未嘗慣飲之口飲如此之酒雖欲勿醉得乎又若絲竹之聲非唯此地之未聞也僕自前年流貶已来猶不聞

激下二字缺

禾下一字缺而下一字缺

一絲一竹孤彈隻弄之音聲悒無所陶鬲久矣今忽
聞笙歌簫笛之交激　雖泠淡書生非木腸石心
能不樂乎其一絲一竹品皆奇絶而所召伶官皆一
時名手則得不　於耳而　於骨耶況僕之於聲樂
雖未得自工性本嗜聽聽之不覺搖肩可笑哉相國
既啖以口所未嘗之味又樂以耳之所嗜之聲以此
侑歡平生酣暢想後日莫今日若也未知何以報之
但朝夕祝壽而已酒猶未醒頭重千顱下筆草草不
任惶懼之至云云

寄松廣社主禪師夢如手書

右啓僕曩以塵雜細故達于順知識者順老特一鉢浮屠耳予安有所悋而乃尒耶以顏孚不得逕達於大和尚丈下庶或藉其名略聞于左右耳書生之大寡廉耻如此果蒙頒老手簡其所送物件大過始望雖於其簡以自送為辭知必出於大和尚方丈祇領已還不勝感荷不然儒家之經費比來頗甚繁浩殆不得堪支也噫非救世大法王疇及是哉書意未悉惶恐惶恐惟乞異為法珍重

答順知識手簡

某啓伏審法履清勝欣抃欣抃僕曩以細事冒瀆于

丈下者庶或善爲之辭徵達于社主大和尚以小助
東堂經費加一箸於九伻耳所惠過望是實出比丘
之口而成社主之心者也畧十重之鐵甲始也甚慙
承一諾之黃金終焉失喜何感如之祝壽而已伏惟
爲法善嗇云云

答松廣社主手書

某啓今月九日忽承慈旨備省法體動用嘉勝萬順
欣抃倍切僕於前年勢有不獲已而冒涜者然事極
塵累故惶恐不能直達但微扣于頤老耳尋蒙法王
丈下以菩薩大布施之意流暢深恩俾得辦儒門大

事其爲銘感至今猶在骨髓中矣其時緣來人迴綴
奉謝大晩方俟罪責不意丈下復枉珍絨慰訊周至
申之以過情之褒抗之於雲霄之上是豈曾取然哥敢
當哉僕雖老鈍尚遂聽清風爽韻者久矣然常以不
親炙爲恨徒賚此志偶未敢自達而丈下乃先及以
不識僕面爲恨之辭非分之語且驚且感然丈下之
言似爲大過僕之於丈下信自然之意也何者青山
白雲肥遁卓行者之不識俗士理固出於自然矣何
恨之有哉如僕者年亦老矣當掛冠早謝往陪薤錫
不爲不可而反不如意則其以不親炙爲恨理則然

矣但言之晚耳然大和尚丈下不以千里爲迂常以書
札曲通情緒僕每蒙來教宛若親覿粗以此自慰耳
是亦予之幸與法主奉恭同一世故也惟冀爲時自愛云
答敦裕首座手簡

啓某日日侍者某至奉手教伏審法體萬福頻慰傾
仰所諭兩段事一一序稟無緣屢覩某某物件
領訖深感深感近聞法王文下以大耄爲辭殊無意
復踊京塵信然乎若爾非特垂小子渴仰之情亦非
大道者之遊方無礙之意也所冀以一節一鉢暫寬蕊
地閑新京能揔何若而雖一日流濶京師然後悠然

如閑雲返岫去也庸寧惟法鑑裁之云云

同前小簡

啓某日奉慈緘備諳法體萬順稍慰傾渴前此寄足
牘以法王不踏京師為覩今蒙來教不以其意迴示
想其書未達也所諭皆祗稟僕亦迫老病方有乞退
之心若果如志以幅巾短褐往奉杖屨一鴻盤爵懷宜
矣然疾恙如此其復與未猶未可知加之一子有未
婚者不能無向平之志曾中塵累可勝言哉若
法王便不至輦下則竟一生無見期宜無炤此
意毋輕也忽遽未詳俟後悉陳惟冀自愛云云

與李侍郎需下昨蒙所賜集序奉戴欣
忭日某頓首李君足下昨蒙所賜集序奉戴欣
感夫所謂集序者一集之先驅也引而伸之道
作者之蘊為之標的者也古之人所以有集而
不可無序者蓋亦以此耳兒子涵既收拾子詩
文緝成全集因問之曰集已成宜有以序而冠
之者誰當之予應之曰知吾心知吾詩
者獨李君某耳捨茲誰可涵方以此徵遠而尋
蒙蒻玉唾珠已光于編首矣觀其文彩驟然辭
音精緻是以潤色我文字飛揚我名聲倏乎非

淺薄所敢當也昔李陽冰是李白之從叔也李
漢乃韓愈之子壻也其於集序皆不得無嫌者
也然李白韓愈天下之雄才也則雖抗白以干
載獨步躋韓以周情孔思世不爲嫌而猶以爲
歎也吾子之於僕無嫌者也若以公而叙之則
如僕之詩文宜抑而不可抗宜斥而不可躋者
也然爲人作序而反抑且斥萬無此理則爲子
計者第言集之一呼作因由本末亦足矣胡奈以
溢美之辭抗之躋之盡無益飾奠敬使僕齎
驅於太白退之之駕則得不爲大濫乎人不得

無疑矣噫陽冰李漢以親也而竟不落世之嫌者以能公於親故也吾子以疎也而似未免乎人之疑者以其私於疎故甫僕之厚累吾子如此尚何言哉雖然萬一吾詩文以序故傳之不朽亦榮也敢不深銘自得序緣久痾不以時奉謝惶恐再拜謹白

與同年盧生手簡

某啓昨直西掖明日過午漏方退閱前夕所惠小簡具悉来意未及周覽而心已惻然矣僕亦近以邦廉虛耗不以時給俸故屢遭在陳此非

子所不詳知也想君家鵝鴈之聲有甚於吾家所以及之也此梅聖俞所謂大貪丐小貪安得不相啗者也宜乎子之丐我也吾不可以有無爲解亦爲之緩急也罄倒囊則白繫若干餉之幸勿以嫉妒爲誚餘留面宣云

寄李學士小簡

某啓昨醉未醒忽奉手簡驚起披閱則索予近所著詩文者已予比來所著皆昏眊及深醉中所作也不足以觀之也況今皆亂藁如絲之棼然未得成秩故未敢即寄耳若要之當使兒子

緝之成秩然後寄之未晚也草草不宣再拜謹白

寄文大禪師手簡

月日某頓首啓伏惟法候清勝修真瞻戀萬萬僕曾聞丈下以本寺爲賊藪未得歸安將至上足覺禪師所住雲門寺於半路逢賊勢甚窘迫賊中有兩班子不得已被驅逼者多方救解放之然後獲免得歸其寺喜抃良深路遠未即問慰死罪死罪予然後知法德之殊勝如此甚歎師歸其寺未幾予得宰相恨不令師親見

之也前所諭事一一祇稟取後准備回風奉寄
幸不復慮為法自愛云云

答文大禪師小簡

某啓寺前以短簡遥寄千蓮階想千里遼遠至
今猶未呈似今蒙所寄手緘方諳已達無認法
體佳勝欣抃欣抃喜慰多矣嚴予未嘗不悲丈下之失宂
雖巢託人僑居然聞主人覺禪師乃丈下之上
足也寺亦弟一大伽藍則甚朝夕奉養必不至
匱是獨一段喜事耳所諭一皆稟受伏惟為法
珍重謹白

教坊賀八關表

云云率祖攸行講八關之嘉會與民同樂均萬國之懽心喜洽神祇慶騰朝野恭惟　聖上陛下神道設教大平持盈拱手垂衣我無爲而人自化安土樂業帝有力而民何知爰屬仲冬大開盛禮休祥沓至鼇戴山而龜負圖廣樂畢張龍吟虎鼓琴瑟妥羣身栖紫府迹遊蓬壺庭聞九奏聲似入鈞天之夢奉萬歲壽切期嵩岳之呼云云

崔宗藩謝判小府事表　已上二首皆昔一時著今方拾得未附前集

云云秩視月卿署稱臬泉府衙涯未副聞命若驚伏念

臣器本庸虛性惟昏蔽濫收科第及慙附贅於儒林
夙涉玷聯蓋籍餘蒼於世祿自從先代常侍內庭每
瞻龍袞之光榮則多矣末側蛾眉之列意頗慊如及
值　聖辰始參法從五年掌制訖無典麗之詞三載
司刑莫有端詳之聽自惟曠職猶恐興譏復墮着於
九重特崇資於三品此蓋云云摠包微薄務廣聰明
故令糝散之資與沐露濡之澤臣敢不益研素履痛
礪初心既竭吾才勺水儻裨於海大不渝其節貞松
堪耐於歲寒云云

談禪會須彌山參學等謁祖師真文

云云傳心曰祖嗣脉者孫白月朗然遺影宛存於統素高山仰止群髦共造於庭階勤拜如之誠覲荷恩靈之庇云云

同前聖住山參學等拜祖師文

拂三事衲出從雲水堀中拈一辦香来拜冊青影下仰惟道鑒曲護山門云云

同前迦智山拜祖師文 已上三首皆微官時所著今方

若得

邇離雲嶂方蹈玉京足重趼而来未息倦遊之步首拜至曰稽共勤敬拜之誠庶令第一山門

先被無邊法蔭飛騰遶席規瓌宗乘二云二云

水嵓寺華嚴結社文

大孤言貧道早投華嚴觀外遊佛之場尋念拘名不可以如志遂豁棄名利飛錫四方求所以修真講學之所久矣且凡號浮屠為福田者蓋種群生之福如種穀於良田耳髡不揆庸愚有種福之心無種福之所栖栖遑遑蓬轉萍泛而已常以是自嘆因與同志精修善友葺寄居山庵每講華嚴修普賢行而未幾希風踵來者無慮五十餘人然未有常栖之所欒皆散居山谷

時或因施主之請迺聚作冬夏安居而已予謂同志者曰如吾兩三人者與五十餘人同栖雖八尺之房足矣若與五十餘人同栖講學則非寬敞寺宇未宜矣如何而可哉適聞樞密相國朴公文備嘗出守固城時新創木當寺者在州之艮隅前臨澄溪後負秀嶺杼藪幽遠新水贍足宜釋子栖真之地相國迺以空曠陂澤可以為田者納于寺申納私臧獲十受納穀若干期為子母之法永永不絶吾等所集莫過斯地宜以此請於相國然相國非素所謂知似難於自進髡於是乃盖

忍恥徑造門屏憨陳其意公曰予之創此寺也
志願不淺然未遇真人精侶之能主張香火者
今聞子之来扣若合符契此豈宿劫同願之致
然耶是日奚聞拾 上蒙制可然後遂以吾道
伴中名惠資者爲社主是師亦曾於華嚴業門
登逕佛場者也今捨名遊方如此因共約每歲
作冬夏安居於常時則初夜講經中夜攝念坐
禪晝講章疏禽獸咸用爲常式因以祝 聖
壽云云 志願多 來具書 今雖我輩唱還鄉曲已後欲道
華之衰衰衰不絶窮未来際恒轉法輪者惟諸佛

多之監之

畫曰達摩畫像幢燈額文

夫祖駕西來心燈東燭則凡求心者孰於祖師有不痛仰痛慕者耶有山人其高達磨之風夜景慕其道想其像倩人畫真尊像甚工心頗亦不煩而求予爲文略書幢上予恠其最略佯謂之曰亦作贊系其後可乎曰美則美緣幢地窄但欲誌其端由耳予幸其至簡遂從其志粗書大槩耳

秦始皇不焚周易論

傳有秦始皇欲愚天下黔首坑儒生焚詩書而
以周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之予以爲此天之
意也非秦皇之意也何以言之秦皇既欲愚黔
首而焚詩書坑儒士則五經莫智莫神於義易
也豈獨置此書乃反神其人智其民耶若要其
卜筮則卜筮者惟深於易者然後能之也深於
易則儒之流也然則向之坑儒之意左矣若存
其人而亡其書則他經亦爾然則向之焚詩書
之意戾矣且天生神物曰蓍龜申之以河圖洛
書繼之以聖人聖人受命而生演八卦定乾坤

以通神明之德於是乎有易焉經不云乾坤成則易立乎其中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此觀之易者生於天欲廢之則如勿生苟不廢焉則寧不勝一嬴皇而使焚之於以滅天地之道耶予是以曰是天之意非嬴皇之意也不然與他書同矣烏在爲神明之書天地之用歟

唐史發諫臣論

予見唐紀拾遺侯昌業以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上疏極諫帝發之又請補闕常濬上書諫藩鎮

大甚猶未之寤宜振典刑以威四方上怒又殺之二臣之言可謂切直而其不從亦足矣殺之何甚其前後君之殺諫臣往往多有今適見僖宗紀故此獨舉耳且桀紂之殺諫臣也暴其惡於百世之下凡有口者無有不深議顯刺者後之君之殺諫臣雖載之書史鮮有暴露其虐如桀紂者予未知其故夫紂能虎之喪人人不以為怪而餘則人皆甚以為異也以此觀之無道之君之殺諫臣不足為怪也若其惡不至如桀紂者則是可怪已僖宗唐季之主也力弱權微雖

欲如桀紂之惡不可得也而猶殺諫臣原其狀不曰異乎噫漢光武之於韓詔惡其言切直既放歸田里又追責逼殺又何甚耶古今多以光武爲聖名聖尚爾餘何足言哉司馬光以爲仁明之累而不大言者豈以聖而諱之耶予謂惡莫大於殺諫臣其惡可掩大德而何謂聖乎謂之賢君亦足矣

衛鞅傳論

按史秦將衛鞅鞅遺書魏公子卬曰往與公子驩

以安蔡魏仰以為然會飲鞌伏甲攻仰滅魏軍
予以為此甚非義也或曰傳有兵或用詐謀則
此亦似可而何謂兵詐之甚非也予曰古人所謂用
詐者迺兵權之詐也吾所以非之者乃人奸之
詐也何謂兵詐如韓魏聲東出而左實右虛者之類
是已此亦猶未若兵勢或窘則間或用之可也夫
原示信者也然兵勢或窘則間或用之可也夫
所謂人詐者迫人於險給發降卒之類是已若
比之衛鞅則事雖不同其姦則類雖為國敗敵
吾不取也抑又公子仰大將也信敵人之言見

紹被敗何智略狹淺之至是也吾邦俗諺亦云
敵者之言何可聽也是庶人之言也公子卬為
國大將而反采如庶人之意耶魏使卬將兵宜
其敗也夫詐者一時之利也信者久長之計也

檢校軍器監行尚書工部郎中賜紫
金魚袋吳君墓誌銘 并序

龍集丁著雍涒茂南呂之月工部郎中吳君卒于
私第嗚呼真古之遺直者歟有或以官不稱意
為憾者予謂之曰士起鄉閭徒步入京師剏翦
濯鱗歷官中外至登五品斯非人所皆得者何謂

憾哉君諱闡敝海州人也版籍世皆為州吏考
某為州副司户外祖其亦其州人也為權司户
君早慕學工文詞越己酉歲舉司馬試中之遂
八大學又於甲寅舉春場中之將赴試也夢捉
一龜因假以為名先放榜一日試官夢一龜告
曰府與一時成功輩皆已第矣而予獨見擯試
官皆驚悟於擯中暗求之擢為丙首及榜出迺
君也大和丙寅補博州通判及替遂於貞祐戊
寅除迺禧宮録事因歷大官承尚書都事皆無
軍簽俄遷慶成府注簿丁亥拜權知閤門祗候

明年出守知古阜郡爲理尚寬和人便之庚寅
冬以右正言知制誥見召累遷尚衆奉御工部
員外試禮部工部郎中卒享年七十一其卒也
亦無疾恙倏然而逝君爲人謹諒無華實恂恂
然埕鄣儒者也不然何完名保禄亦克有終如
是耶先娶左右衛郎將安弼公女凡生二男一
女曰壽升登第曰玄齡神虎衛郎將女嫁某官
某安氏覺更娶中郎將金義先女生一男二女
男玄成祝髮爲禪者女一適某官一適某官金氏
卒復娶工部郎中申惟甫女無息及娶子玄齡

等以予嘗與君同年登進士故来乞銘且勤予
不得已而銘之曰
亹亹夫子溫如玉兮直如矢行已礪志俯仰無
愧官不偶器亦豈介意有鬱其山兮植植松梓
孔寧且臧兮宜子之寢位以利于後嗣

故朝議大夫司宰卿右諫議大夫寶文
閣直學士知制誥

賜紫金魚袋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世華字居實系出真州考諱某檢校大將
軍母海陽郡夫人金氏某官諱某之女也君方

妙齡父雖將官知其性頴悟必自達早令從學
由是力學工屬文越戊午春赴成均試中之至
壬戌舉春塲擢丙第貞廟朝籍荼房俄以公事
免後復籍內侍會康廟崩隨例見免君不經外
寄得祿仕除見州監牧丙子歲遷補都兵馬録
事丁丑秋出爲定戎分道爲元帥趙公所器及
見習公表留幕下委以事甚重之公還朝力薦
除大盈署丞庚辰春出爲白翎鎮將理邑廉平
此郡舊無鄉校君首創之集吏人子弟教以學
不數年皆得成其才至有應貢舉者一郡慕之

屢騰狀褒美秩滿除神虎衛錄事俄復兼都兵
馬因累歷內園署令秘書郎甲申夏遷中書注
書其冬拜右正言知制誥俄遷殿中侍御史賜
緋魚袋未幾遷右司諫知制誥丁亥春出守南
原府明年移守東州又以理最聞庚寅春以侍
御史金紫見詔明年秋出按慶尚州道會蒙古
大寇邊五道糜按使皆領兵赴援君促理兵先
諸道赴期又持軍如宿將聞者韙之壬辰除拜
禮賓少卿御史雜端是夏國家因虜寇將遷都
以廣州迺中道巨鎮朝論棟汰遣公出刺冬十

一月蒙古大兵來圍數十重以百計攻之至數
月公日夜繕守備隨機應變出其意表或俘殺
甚衆虜知不可遂解圍去州當南路要會此城
陷則餘可知已微君幾殆矣昔張巡之守睢陽
也雖義烈有足嘉者猶未免身死城陷矣君能
守之以死而迴之生地卒得身保城完全活萬
人則功烈可謂優矣時皆以爲巫被罷見喪而
猶留三年者朝議豈以公有守禦之能而重易
其人耶乙未冬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右諫議
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制誥徵還蓋賞功也俄

遷吏部侍郎仍諫議丁酉夏又出鎮清州山城
公既閑於守禦蒙兵竟不敢犯冬拜朝議大夫
司宰卿仍諫議戊戌仲秋望在家召子晉等翫
月飲酒從容甚樂方舉杯忽仆不起至曙而逝
嗚呼異哉何其大速也如此公為人偉儀表資
沉遂確實既以文鳴世又吏幹虎略皆所游刃
是可謂全才者然未相而卒茲非命歟先娶禮
賓少卿許京女卒一再酺興威衛將軍薛某女凡
生男三人女六人男曰守真南原府通判曰守年
安慶府錄事曰守深未冠女一適堂後官柳卿

官下當有原字

老次適某官次適某官某三女尚幼其葬也子
守年增卿老荃具行狀求予爲銘圖有以不朽
者予亦嘗與君有舊理難可辭遂銘之曰

南紀曰廣衡要是扼帝命所倚重如護全國時惟
我公出作方伯方虜之圍寄命不測能以氣壓
談笑却敵橫身濟難顯烈如此全活萬人陰德
若彼物論僉騰期以三事計級而升亦陟崇耳
天不少借奄若朝露紛纏紛軋孰詰其故爛然
功名暉映千古刻銘區區大鵬一羽

東國李相國後集卷第十二

東國李相國集後集之終

誄書 右司諫知制誥宣述撰

維歲在辛丑秋九月二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公病卒仍殯于私第越十一月六日庚寅葬于鎮江山東麓禮也公諱奎報字春卿黃驪縣人也考諱允綏官至户部郎中母金氏金壤縣人公之始生乳媼一日抱出門有一老父過曰此兒千金之子宜善護養媼走白嚴君君怪其神人使人追之不見焉公幼聰敏穎悟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九經史百子一覽輒記以

詩捷稱牛童馬走無不知名也已酉舉司馬試中第一明年庚戌擢進士第俄補全州書記為政剛猛因同寮忌憚被讒上洛壬戌東都叛朝廷出三軍征之戎幕以散官及第充修製歷三人皆以計避之公獨曰為人臣避國難可乎遂從軍丁卯被儒官所薦補直翰林院以文敏累遷乙亥直除右正言知制誥已卯因公事被劾出為桂陽都護府副使不涉一年以禮部郎中起居注見召未幾除寶文閣待制待制之任非凡材所當故時或有缺焉馬積官至樞密院副使

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嗣子淵爲直翰林
故改爲寶文閣學士尋拜政堂文學參知政事
公以年耄告老上不允丁酉又表乞退固切以
金紫光祿大夫守大保開府儀同三司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
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
大保致仕公爲人寬雅正直大臣也時人目之
曰人中龍也不獨窮究經史至於幽文僻說佛
書道帙無不遍閱晚年尤信佛法常誦楞嚴又
喈讀洗心經窮大衍之數公一掌成均三典禮
闈所得皆當世聞人王笋之盛無若此者自典

誥至于卿相凡　國家
皆出一手雖及懸車外國交聘表狀徵誥文字亦
公之所製也由是眷遇益重每須月俸與在官
相府同焉又命有司取公所著前後文集五十
三卷募工彫印傳于世則名振華夷寵無前古
哀榮終始可謂無缺矣公始諱仁底將赴司馬
試夢奎星報異瑞曰改焉果中第一方未冠時
有吳先生世才者於人慎許可一見而奇之曰
子非常人也必遠到矣及登第公撫其科劣醉
謂賀客曰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

乎座客大笑於戲奎星之報吳公之知公之醉
語豈不異哉解位家居常以詩酒自娛及辛丑
七月得微恙至九月二日向西着衣脩然而化
享年七十四　上聞訃震悼勅有司充喪事三
日不視朝贈謚曰文順公仍命通臣誄以發之
其詞曰
奕奕我公　一代儒宗　賦形殊特　曰人中龍
神人報奕　奎宿標祥　稟靈毓粹　不類於常
幼而力學　時誦奇童　無不該通
首登上板　一中賢科　三教奧旨　無不該通

出佩州符　政績無倫　雒筆如神
諫垣吁闔　詔院演綸　藁言謇國　繡句驚人
修書叙事　信服強戎　潭潭相府　彡彡清風
一掌成均　鸞鵠繽紛　三典禮闈　桃李芬芬
如何一旦　天喪斯文　縉紳庶士　滂泣讜潛
鳳翼何附　龍鱗何攀　泰山其頹　士林婁然
上心悲悼　寵恤無前　命臣作誄　光于九泉
嗚呼哀哉

守大保金紫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平章
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禮部事

翰林院寧太子大保致仕贈謚文順公
墓誌銘 并序 侍郎李需述

公姓李諱奎報字春卿黃驪縣人也皇考諱允綏戶部郎中母金氏金壤縣人也以公故封金蘭郡君爵珍縣尉諱施政之女也公九歲能屬文至十五六洽聞強記凡著述不倣古人陳語平生不自名唐白時人指之曰走筆李唐白歲已冑於名宰相柳公權座下中司馬試第一明年赴禮部試於三場試曰貢舉員重其名令飲宣醞數四盃稍酣下筆未精其科稍劣欲辭之

更舉以嚴君切責亦無舊例辭不得謂賀客曰
科第雖下豈不是三四度鑄門生者乎丁巳冢
宰趙公永仁等文儒四相聯名上劄子薦公於
閣下劄子爲不平者所窃遂寢登第之十年出
補全州管記屢抑通判不法曰被訴解職後館
翰等儒官薦人每以公爲之首故於丁卯擢補
翰林院明年即真壬申正月除千牛衛録事參
軍事出院六月以無直復院十二月不踐七品
爲司宰丞仍無直院乙亥直拜右正言歷左右
司諫己卯出爲桂陽府副使一年以禮部郎中

起居注見召自後歷大僕少卿寶文閣待制將作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判衛尉事於九年之間其遷轉如此庚寅以無妄流于猬島其時以同罪被流者三人皆正直敢言之達官也辛卯蒙宥還京師時達旦来侵公以散官凡講和文字皆任之壬辰四月起爲正議大夫判秘書省事寶文閣學士慶成府詹事自入參至於是職除補外一年皆無典誥癸巳六月拜銀青光禄大夫樞密院副使右散騎常侍寶文閣學士十二月八相爲金紫光禄大夫知門下省事

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乙未十二
月爲參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太子
大保冬十月上表乞退 上遣近臣敦諭令復
起公不得已起視事又乞退固切 上稟違其
志以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判禮部事翰林院事太子大保致仕
嘗一典成均三闢禮闈所選多韻士自辭位來
以詩酒自娛尚讀搘嚴頌在九卷亦 國有大
冊異朝書表等事無所不爲越辛丑七月得徵
恙時之當國大臣連遣名醫問診取公所著文

集命工彫刻欲令公眼見事巨未畢至九月初
二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四　上哀悼勅有司
令百官會葬贈謚曰文順公噫公之官爵次序
既列於前其瑞應行事之跡敢闕于後公之生
數月惡瘡滿身面目爛乳媪出置門外有一
老父過視之曰此兒不啻萬金宜善護養媪走
報家君君趨其神人數路追之不得此神物護
公於襁褓中也公欲赴司馬試夢見着碧鍊
縞布衣人羣飲堂上傍人曰此二十八宿也公
驚悚再拜問今年試席捷否有一人指一人曰

彼乃奎星宜就問之公就問未聞其言而寤俄
復夢其人来報子必占魁頭此天機但勿洩耳
前名仁底曰改今名赴試果中第一此靈曜之
攝公於名教中也壬戌東京叛遣三軍討之軍
幕欲以散官及第充偏制負戰者危事皆以計
避之公獨慨然曰予雖儒怯避國難非人也遂
從軍此公之勇於義也戊寅於八關會侍　御
宴禮數未半有一宰相促罷之公曰君賜也不
可取次處分雖因此被流此公之執法不撓也
時謂達旦者頑如翕獸養之以鈞天廣樂而不

足以開其胷授之以隋珠和璧而
及聞公之文字事意惻然有感所諭皆從此公
之至誠能動無情者也聚大府卿晉昇第二女
生四男二女長曰灌先公沒曰滒今為知洪州事
副使曰澄慶仙庄録事參軍曰濟西大悲院録事女
長適入内侍掖庭内謁者監李惟信次適内侍
慶禧宮録事高伯極於戲墓銘之作尚矣其功
名顯顯為世所高然後為之蓋將使後之人知曠世
之上有雄偉不常者矣雖其人雄偉不常而銘
不得其人則不若無之為愈也予拙於為文

公於平日從容之際每稽吾之淺也子其銘乎
其嗣子漪述公之意書来請銘不得已銘之曰
江左沿陽　海東孔子　温良恭儉　哀榮終始
七十已前　興世爲賢　玉樓作記　於公細事
七十已後　爲天所有　斡旋元氣　是公之位
人望未厭　天奪其真　地得厥身
焉得爲二　在天在地　其人茫茫　所留文章
亦恐六丁　雷電取將　鳩集工徒　勒之金石
一鏡云亡　天子憫惻　爰命有司　宅名山側
原野晌晌　峯巒翼翼　山既靈兮　子孫萬億